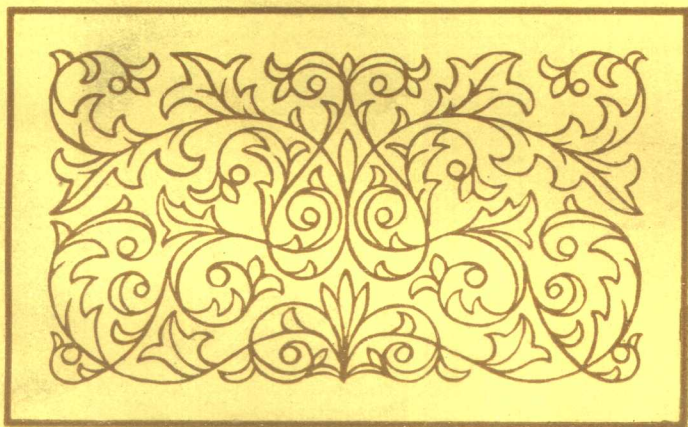

蹄下小景

越 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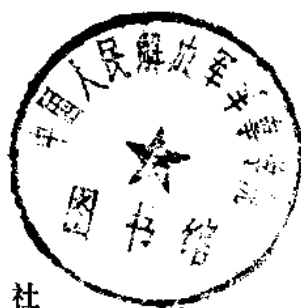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蹄下小景

越 薪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蹄下小景

越 薪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3 插页 167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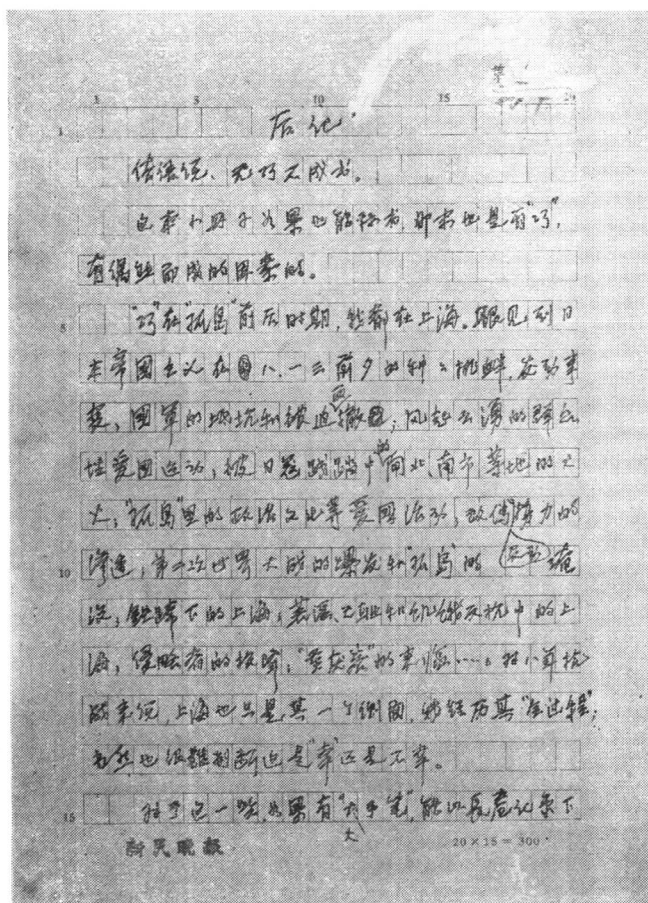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90

书号: 10368·71 定价: 1.45元



作者像



作者手迹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Gom 99/26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的心灵。这使

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名誉主编 巴 金

主 编 楼适夷 林淡秋 柯 灵 朱 雯
编 辑 杨幼生 陈梦熊 管 权 胡凌芝
萧斌如

目 录

在激流中	1
蚕食	8
往那里去?	11
投机家	19
老德才的遭遇	77
自己和别人	96
收获	103
择偶记	107
生意经	131
取人奇术	158
染	181
追	200
恭喜发财	215

节日	240
爱国者	253
后记	262

在激流中

是国民精神总动员工商界宣传日。

在日子上虽然有了一个名称，但是也属于商界一分子的义泰祥绸布号的老板潘老四，却是毫无异态地，照平常一个样儿，叫学徒倒了一杯红得发赤的茶，跷起腿，朝还没有上市的柜台角上一坐，然后再打开刚送到的报纸，半关心而又半解闷地翻下去。

今日为农工商界宣传日

全市热烈悬旗

电慰蒋委员长并通电全国

有这样几行大标题在潘老四翻开了报之后就溜进他底眼，但他只用眼角瞥一下就翻过去了。他委实不高兴这些事，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这种官样文章过了他的目。因此，禁不住又象引起他底牢骚样的，他咕嘟着：

“挂旗挂旗，挂些什么鸟旗！什么精神总动员，还不是官样文章！”他又翻过了一张，大口地喝了一口有点苦的红茶，象是要把这些无名的牢骚气压下去一样。然后再颤颤那跷起的腿，似乎表示心里又复平静了。但是那标得特别大的

标题，虽然是那么轻轻地一瞥，却不能轻易地由脑中抹去。他眼睛虽然在看着别的，脑中却又想到这上面来了。他眼珠一转，眉一扬，一阵异样的笑浮到他脸上：他起了一个恶意的念头。他想：“这种官样文章的挂旗挂旗，究竟有几个傻汉是真的实行呢？”接着这念头，他被底恶意的心肠所驱使，丢开了报纸，推开茶杯，把头由柜台上伸到屋檐外，然后昂起颈项转了一个圈子。

“看看到底有几个傻瓜？”他仍是那么想着。

吓！这是对他一个打击。沿着这条马路，自东到西，象看不尽的长蛇样的，满眼都是招展在春风里的鲜红的国旗。这情形使得潘老四打了一个不小的寒噤，而这寒噤连他自己也打得莫名其妙，只是觉得是由心而发的自疚所使然。他赶忙把头缩回来，而偶一抬头，对面五金号的一面新鲜的国旗，却正在风中升起。那高傲的样子，使潘四老板起了年青人的好胜心；他觉得对面那家始终没有他的布号有神气的铺面，现在反比他的布号眩目了。

于是他回过头来，正瞧见几个学徒一心一意地注视着五金号在挂旗。

“喂！”他喝一声。

一个较幼的学徒迅速地转过身来：

“什么？”他惊异地，看看这位先生的茶杯并没有空。

“挂旗呀！”做老板的把嘴唇朝对面一拱。

小学徒更奇异地注视着这变态的老板，但转眼又很警觉地如鼠样的飞跑到楼上去了。

当国旗在义泰祥绸布号底屋升起时，潘老四再踌躇满志地把头伸出去瞧一下，然后似乎很适意的，喝了一大口冷了的红茶，本能地再把翻过去的“精神总动员”标题翻转来，心平气定地，恶意全消地，仔细读下去。

到十点钟。

潘四老板这才把报纸看完，拍拍腿预备站起来运动一下。这一分神，他才注意到他的几个伙计连学徒都站在一角里似乎是愤怒，又似乎是强制着这愤怒在谈论着；而再一瞥马路的行人，又觉都带着特别的眼神。他于是聚起神来听了。

“什么不好挂旗！租界是中国的，中国人在自己领土里不准挂中国旗，那才笑话！真正岂有此理！”他听见一个带着气愤口气的在说。但还弄不清是闹些什么。而第二个又开口了。

“不过，这是环境关系呀！”是一个软弱而细微的声音，潘老板还没来得及想这是谁，另一个强硬的口吻又使他来不及想了。

“什么环境！他预先不通知人家，到人家都挂上了，他没有理由地叫人家拿下来。国旗是可以随意拿下来的吗？人家问他理由，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自然不听从，他们就强迫和殴打！这是文明人所干的吗？”

一个拳头打在这老板的心坎里，他听明白了这件事的一半，于是他又记起早些时也有过不准挂旗一事。这一想，倒又使他害怕起来，一种谨慎的商人的想法在他心中跳跃着：

“哦，我们这里也挂着旗呢，不要又找麻烦，什么罚钱，‘抄号头’……”再想下去，他几乎又要喊学徒把旗收下来。可是另一个声音给予了他一个打击：他听得出说话的正是那个说租界是中国人的人。他不禁有些恨他多事，但又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感到租界是中国人的这个真理，有些打不倒。

“不过，事体吵大了呢？”又是刚才那个胆小者的声音。但潘老板觉得这也是他的“心里话”。

“怕什么！”有二人同时喊出来的声音。不过下面只有一个人说了：“只要有理，那儿不好说话，何况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国旗也并不是小事，只要大家同心给予他们一点力量，护旗的事吵大了也是应当的。你只知道顾及环境，可是你越让步却越不对。”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潘老板活动的心又倾向了这边。但仍拿不稳。

“就是呀，同心是好的，可是你可抓得住这些人有没有预先商量过，会同心吗？”有一个人怀疑着。

“对呀！”潘老板不由地喊道。“唔，这是很难的！”他觉得他的心正和那个怀疑者所说的一样，到这时，他还派不一定完全站在坚持护旗这面。

“这就要感情来支配人了。”伙计们瞧见老板来，大家都走开了，但有一个还这样自语着。

潘老板可不信这些话，他确定他是会临阵脱逃的。

于是他开始焦虑着，不知是马上去把旗拿下来好还是到

压迫拿下时才拿。而两者又都不愿意，他虽为小商人的怕事心所控制，但又被一种自然的爱国情绪所激动，这两种理性和机智的搏斗，使这个精干的商人倒犹豫起来了。

马路上说挂旗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无不带着愤恨的情绪。发火的眼光，迎着巡捕们，铁甲车，机关枪，手枪，一家一家地向自己这边走近来，而每过了一家，一家的鲜红而庄严的国旗，便在春风中被强迫地卸下来。谁的脸上都带着紧张，谁的拳头都握得那么紧，象一根张足了弓弦，再拨动一下，便要反弹回去了。

潘老板也尝着这种奇怪的情绪，在每一家国旗被迫卸下之后，他的爱国的理性便打了他商人的机智的一拳；这表示，在当有些人家被迫卸下旗而在手枪铁甲车一过之后又把旗挂出来的时候，潘老板就不顾一切地跟着路人把手都拍红了。

架起机关枪的车子到了对面五金号门口，五金号的国旗受到磨难。当五金号屋顶上的国旗失去以后，潘老板觉得自己有点光荣，他抬头瞧瞧自己屋顶上的旗象是报复对面国旗受辱那样高傲地飘扬着。但他想起这旗马上便要同样受到强迫卸下的命运时，天然的念头使他明了到国旗之可亲和国家独立解放之可爱了，商人的畏事和自私的习惯，在这伟大的激动中，扫得没有影迹。

他完全站到坚持护旗这一面。

铁甲车，手枪，巡捕，由对面移到这面。潘老板和伙计们不约而同的予以一个不理。